



集 事 詩 鑑

方 昕 著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增廣世範詩事序

斯聞詩之關雎。始於厚人倫。而可以風天下。書之堯典。始於親九族。而可以協萬邦。易之家人。則曰正家。而天下定。禮之大學。則自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微乎一家之法。大哉萬化之源也。堯舜惟曰孝悌之道。王季惟曰因心之友。文王惟曰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此道不明。人僞滋熾。父子之屬。形借鋤之德色。兄弟之倫。憤豆萁之相煎。衣冠輩流。覆車莫戒。閭閻編戶。敵將若何。稽諸史牒。有先賢所可喜之節。匹婦所可傳之事。釐爲三十條。名詩事集鑒。人惟有所鑒。則有所戒。無所鑒。則冥行翳路。投足荆榛。竟不知所向如何也。近代家訓所傳。如房元齡集古今家誠爲屏風。令其子孫各取一具。穆寧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柳玘述家訓以戒子孫。幾三百言。肆今所集之訓。皆引古而列於後。亦指事而賦之詩。其詞淺切。不爲艱深。庶幾智愚賢不肖。皆可以取信。後之遵道而行者。可以弗畔矣夫。蒲陽吏隱方昕景明序。

總目

子之於父當鑒願愷

子之於母當鑒陳遺

父之於子當鑒劉商鄧禹

母之於子當鑒王珪母李氏

集事詩鑒目

孫之於祖父當鑒張元

孫之於祖母當鑒劉商

子之於繼母當鑒王延

子之在官無貽父母之憂當鑒陶侃陳堯咨

子之在家宜安父母之貧當鑒韓康伯

弟妹之於兄姊當鑒孔融李勣

兄姊之於弟妹當鑒盧延賈逵

兄弟異母當鑒王祥王覽

兄弟分財當鑒薛包李孟元

夫之於婦當鑒何曾

婦之於夫當鑒樂羊子之妻

婦之於姑當鑒姜詩之妻

婦翁之於壻當鑒張宣子

叔母之於姪當鑒任氏

伯父之於姪女當鑒劉平

叔之於嫂當鑒顏合馬援

叔之於姪當鑒郝鑒謝安

姪之於叔當鑒王濟

姊之於姒當鑒鍾氏郝氏

內外兄弟當鑒皇甫謐

甥舅恩義當鑒羊祜

同居當鑒張公藝

鄰居當鑒王吉

獨居當鑒魯男子

貧賤則勵固窮之操當鑒謝儵

富貴則防席勢之驕當鑒房元齡柳玼穆寧

集事詩證

子之於父當嚶願愷

願愷每得父書常掃几筵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喏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卽臨窆垂泣語聲哽咽愷之爲子也得父書而敬孝愛孝之心兩存使愷承顏於朝夕其孝行必有可觀者推是心以往其事君亦然

詩

孝敬真情切蓼莪此書那抵萬金多庭闈侍遠恭如許想得承顏更若何

子之於母當鑒陳遺

陳遺之母好食鑿底焦飯遺作郡主簿常裝一囊每煮食輒貯焦飯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其時袁府君西征遺已聚得數斗焦飯未及歸家卽帶以從軍戰敗軍潰逃出山澤遺獨以焦飯得免時人以爲純孝之報子之孝於其母豈有望報之理及患難之臨乎前乃得遺母之飯以自活良由孝心一萌神明已自彰著可不敬哉

詩

孝行何心影響推神明偏爲孝扶持我知焦飯頻供母那識危中療我飢

父之於子當鑒劉商鄧禹

劉商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成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教養子孫爲後世法今之習俗多以生男爲喜日望一日無所成就其原失於素無繩墨約束雖悔何追韓退之遠其子於城南作詩以警之必以年至十二三爲慮以至二十三十而賢不肖決矣有父如劉商鄧禹何憂乎哉

詩

俗喜生男復患多龍豬一判柰身何早分經藝爲家儉有石雖頑亦可磨

母之於子當鑒王珪母李氏

李氏嘗謂人曰吾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元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自孟母擇鄰之後無復有賢德之母光於史牒珪母乃以交遊之賢卜知其子之貴噫知子莫若父未聞有母之知子也異哉

本朝蘇參政易簡之母召入禁中太宗問曰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速於禮遜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賜白金千兩王母知其子以交遊蘇母教其子以禮遜其成功一也母之教子所可能也母之知子爲難能也故作李氏之歌

詩

有母誰知有子賢擇交何止擇鄰遷才如房杜難窺際李氏驚看獨了然

孫之於祖父當鑒張元

張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常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旨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母於夢中喜躍驚覺偏告家人三日祖母果明鄉里咸歎異之末俗之爲子者未必能親嘗湯藥於其父母誰能至誠迫切療疾於其祖乎

詩

縱有金鏡入夢來。盲精惟藉孝誠開。藥師經在人能讀。晝夜精神哭幾回。

孫之於祖母當鑒劉商

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言。劉商知之。時年九歲。乃慟哭澤中。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方拭淚閒。忽有芹生於地。得斛餘以歸。孩提之童。誰無父母之愛。又誰無祖母撫摩之恩。當思芹不言之時。雖少壯者。承顏左右。而未必知。縱知之。而誰爲澤中之哭。劉商九歲。乃如是耶。商自哭芹之後。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商。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孫之孝事祖母。其感應有如是。可不念哉。

詩

九歲嬰孩方聚嬉。誰從祖母薦甘肥。盛寒豈是多芹候。天與劉商斛粟歸。

子之於繼母當鑒王延

集事詩 鑒

王延事後母。夏扇枕席。冬以身溫被。母愛魚。求不得。杖之流血。延叩冰而哭。忽有魚長五尺。躍出。母食之。不盡。於是撫之如己子。事有不幸而遭繼母之歸者。其子能進食於善。不以杖之爲酷。而以吾之愛心爲重。雖神明亦且應感。況人乎。杖我者所以責望我者也。此其所以爲王延。

詩

母無先後色爲難。起孝須從至性看。受杖不妨流血慘。叩冰惟以得魚歡。

子之在官無貽父母之憂當鑒陶侃陳堯咨

陶侃少爲縣吏。監魚梁。以鮮遺母。譏氏封鮮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我憂爾。陳堯咨知制誥。出守荆南。回其母何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道。必有異政。汝典名藩。有何異效。堯咨曰。荊州路當衝要。郊勞宴餞。迨無虛日。然稍精於射。衆無不服。何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伎。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二母之望其子者。不在利達貴顯。而在身名事業。賢矣哉。

詩

誰知母道是嚴君。易象家人備戒云。爲歎斷機風教泯。誰何此訓亦堪聞。

子之在家宜安父母之貧當嗾韓康伯

韓康伯年數歲。至大寒。母商氏令康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禪。康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

對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其舅商浩稱其有出羣之器。後官至太常。子之生於親之膝下。豈不知家之有無。世俗所謂不肖子。假儒衣冠。浮浪城闕。多出於豪家貴胄。柰何貧家之子。亦復有長袖博帶者。曾不恤父母劬勞之外。攻苦食淡。商氏之愛其子。旣著襦矣。將繼之以複褌。此亦料理寒具之常者。康伯在童兒歲。懼其母念之深。借斗柄以自喻。蓋所以安母之心也。知有母不知有身。其惟康伯乎。

詩

親在誰能不有身。我生憂母不憂貧。寒襦蓋體蠶爲爾。似此兒曹今幾人。

弟妹之於兄姊當鑒孔融李勣

孔融年四歲。與兄食梨。而輒取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李勣以姊病。親爲煮粥。回風蒸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苦如是。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煮粥。其可乎。幼而四歲。知有兄之尊。老而公爵。知有姊之奉。過人遠矣。

詩

兄姊常尊衆所同。幼誰悌順老誰恭。孔融李勣今亡矣。我讀遺書爲斂容。

兄姊之於弟妹當鑒盧延賈達

盧延遭王莽之亂。有從妹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哀而收養之。遂至成人。賈達年五歲。其

姊聞鄰家讀書。逐日抱逵聽之。逵年六歲。乃暗誦六經。姊之力也。活從妹則易。收之孩乳則難。養幼弟則易。抱之聽讀則難。如是恩愛。不可以常理論也。

詩

愛妹人皆有至情。誰從溝壑活餘生。更看幼弟爲難養。有姊能令學業精。

兄弟異母當鑒王祥王覽

王祥弟覽。繼母朱氏。遇祥無道。覽見祥被撻。輒流涕抱杖。及長。諫母不止。使祥非理。覽亦與焉。朱意乃止。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如曰二本。是違天也。祥覽雖異母。而兄弟無二本。是以覽之名雖亞於祥。而孝友根於天性。祥位至三公。覽至光祿大夫。覽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得非餘慶至此耶。

詩

母嚚弟傲舜尤難。祥覽相須尙可安。自古聖賢多不幸。只留名教後人看。

兄弟分財當鑒薛包李孟元

薛包好學有行。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老弱者。曰我共事久矣。田園取其荒者。曰吾少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損者。曰素所服。身口所安也。李孟元性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遜就。夫婦紡績日給。嗟乎。分異之事。古人所難言也。末俗安之。恬不知怪。有能於區分之際。自取其不如意者。亦復遜其所有。以自勞苦者。非有至德絕俗輩。未可以語是也。

詩

樸俗凋零誰忍聞。古人何處有區分。就如李薛猶難到。叔世相尋以斧斤。

夫之於婦當察何曾

何曾位至三公。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而酬酢之禮行焉。曾雖華侈過度。性實至孝。嘗面折阮籍居喪無禮。於文帝之前。以爲污染華夏。宜擯四裔。其節行亦可嘉。又復以賓禮行乎夫婦。雖老而謹。其視晉朝漫滅典禮爲如何。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曾亦有道君子焉。

詩

百年伉儷在蘋蘩。禮法須從我輩看。誰道晉人多曠誕。何曾獨解整衣冠。

婦之於夫當察樂羊子之妻

樂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異也。妻乃引刀趨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至寸不已。遂成丈匹。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婦人何所知見。而能以學業責成其夫如此。其後妻以賊劫。又能身死以全其姑。嗟乎。正節大義。與寒霜烈日爭嚴。不出於丈夫。而出於婦人也。

詩

機斷何殊學半塗，婦人以此勉其夫。一生節義寒冰凜，寧殞微軀活我姑。

婦之於姑當學姜詩之妻

姜詩事母至孝，其妻奉順尤謹。妻嘗泝流取江水以奉姑。詩以後時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日市珍羞，使鄰母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感慙呼還，養愈謹。其子後因汲水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遊學，未幾舍側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躍雙鯉以供姑之膳。赤眉賊過詩里，弛兵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婦之孝於其姑，是亦理之常，誰知姜詩之妻以取水後時而見逐，乃安心鄰舍而事姑之禮，尤謹。又誰能命其子取水而溺死，乃語其姑以遊學，惟恐哀傷，此皆古今所未嘗聞之事，是宜盜亦有道，而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也。」

詩

姜婦真心世所無，孝誠極處可驚吁。子殘身逐渾閒事，直要甘泉日養姑。

婦翁之於壻當學張宣子

張宣子家富於財，欲以女妻同郡劉商，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遂以妻劉商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商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時司空齊王攸辟商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宣子亦勸商就辟。商曰：「王母在堂，一就辟命，當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宣子一喜其言而

妻之以女。莫大乎宣子之見也。婦翁冰清。女壻玉潤。皆晉人浮誇等語。不足爲劉商道。亦非宣子之所樂聞也。

詩

衿帨從人若可依。東床何必數羲之。要令我女供蘋藻。不嫁劉商外更誰。

叔母之於姪當鑒任氏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來進叔母任氏。叔母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昔孟母三徙以成人。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涕流。謐乃感激。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自號元晏先生。謐晚年尤耽書。忘疾與食。或有箴其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在天乎。謐又嘗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復累詔竟不仕。謐之初年游蕩。乃如彼。晚節成名乃如此。叔母任氏。真孟母也。孟母之訓其子。母之常也。任母之訓其姪。幾人哉。

詩

誨存叔姪理宜然。叔母希聞有此賢。學術作成皇甫謐。不令孟母獨光前。

伯父之於姪女當鑒劉平

劉平弟仲。爲賊所殺。扶母奔平。抱仲遺腹之女。年方一歲。而弃其已之子。母欲還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

不可絕類。兄弟之子猶子也。猶子云者。是不以兄弟之子異乎己子也。劉平不忍仲之無後。而弃其子以活其弟之子。此皆絕無僅有之事。

詩

大賢至識與誰評。死厭藩籬障此生。寧弃吾兒存仲後。鵠原高處看劉平。

叔之於嫂當鑒顏含馬援

顏含有嫂樊氏。喪明。究心醫養。求蛇膽不得。忽有青衣童子授之。童子化成飛鳥而去。嫂疾尋愈。馬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世俗以嫂叔之無服也。是以不謹其名分。惟賢者敬兄如敬其父。事嫂如事其母。顏含馬援何愧焉。

詩

事嫂須知事母同。此身何處不溫恭。人如顏馬今其幾。再見斯徒亦可宗。

叔之於姪當鑒郝鑒謝安

郝鑒遭永嘉之亂。窮餒無聊。鄉人共食之。鑒常攜兄子邁及外甥以就食。鄉人以不能兼口辭之。鑒乃獨往。含飯於兩頰。吐與二兒。此叔於艱食之中。而能養其姪者。謝元之好佩紫羅香囊。其叔謝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戲賭而焚之。此叔於至微之飾。而能警其姪者。食之誨之。皆欲驅之成人之地。叔父之名。郝鑒謝安有焉。

詩

叔也誰無撫姪心。賢如郗謝寓情深。吐餘頰哺無窮愛。焚却香囊有誨箴。

姪之於叔當鑒王濟

王濟之叔湛。兄弟宗族皆以爲癡。惟濟與之談易。剖析精妙。晉武帝以濟之癡。叔爲問。濟曰。臣叔不癡。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由是顯名。噫。善則稱親。理之常然。叔父吾父也。兄弟宗族以爲癡。聞之天子亦以爲癡。而濟獨以爲山濤魏舒之匹。使湛果癡耶。濟不敢欺君以爲賢。使濟果不賢耶。亦不能稱叔之美於其上。有姪如是。何負叔耶。

詩

剛道吾家叔不癡。君言正對豈容欺。堦前有此奇蘭玉。王湛佳名藉汝馳。

娣之於似當鑒鍾氏郝氏

王渾妻鍾氏。與弟婦郝氏。皆有德行。鍾雖門高。而與郝相親重。郝不以賤下鍾。鍾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人皆以兄弟睦爲家之肥。苟爲娣似者。非其鍾郝。雖有令兄弟。亦爲盛德之累。

詩

婦德於人誰獨全。一門二姓乃俱賢。結褵母訓竊能守。鍾郝風嘉何慊然。

內外兄弟當鑒皇甫謐

集事詩鑒

皇甫謐有從姑之子梁柳。出守城陽。有勸謐餞之者。謐曰。柳爲布衣時。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謐不以待城陽太守之禮而待姑之子。蓋平日所以相處者未嘗踰禮。一旦以太守之禮禮之。謐所不爲也。

詩

窮達休休逐世情。城陽太守卽書生。我於姑子恩爲重。貴顯都來草芥輕。

甥舅恩義當鑒羊祐

史氏所載。舅之於甥。每致其厚。如魏舒之倚寧氏。周翼之倚郗氏。未聞甥之於舅。而能致其厚者。羊祐進爵。乞封舅子蔡襲。晉之袁湛嘗謂世無渭陽情。祐而有此。亦景星麟鳳。祐封其舅之子。念母也。念母不可得見。則念舅矣。念舅不可得見。則念舅之子矣。祐仁孝人也。墮淚之碑。存乎峴山之下。無所不厚。可知也矣。

詩

誰能三復渭陽詩。舉世寥寥此道衰。念舅幸聞羊叔子。尙能邀爵到孤兒。

同居當鑒張公藝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臨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遂賜縑帛。三世一爨。尙或有之。九世而同居者。不惟士庶之所難。雖九重之尊。亦或發問。噫。爲善於家。賞於朝。信斯言也。忍之一字。其原得於顏

子犯而不校之學。後進皆可以馴致。

詩

萬木皆從一本傳。比鄰爾汝浪紛然。我知忍字爲家寶。會有精神到九天。

鄰居當鑒王吉

王吉東家有棗。實垂吉庭中。吉婦取之啖吉。後知之。乃去婦。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一介微物。非我所有而取之。賢者死不官矣。吉之妻取東家之棗。以資吉之奉。使吉知之於未啖之初。千百年愧赧之恨。不可一日釋。況知之於既啖之後耶。故其怒直至去婦也。叱狗而去婦。以全其孝。啖棗而去婦。以厲其行。婦去而棗伐。在常情有所不忍。婦歸而棗存。於名教實有所尊。王吉之德。厥光大矣。吉上疏於宣帝。有曰。夫婦人倫大綱。豈不知夫婦之恩爲厚耶。妻遇不以其正。吉所不爲也。

詩

克己奇功人不思。可堪鄰物更容私。子陽異日鈞衡手。正要掃除天下欺。

獨居當鑒魯男子

魯男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亦獨處於室。嫠婦因風雨室壞。趨而託之。男子不納。嫠婦曰。子獨不見柳下惠乎。男子曰。柳下惠可。吾固不可。孔子聞之。曰。善學柳下惠者。莫若魯之男子。執虛如執盈。入室如有人。士君子於不聞不睹之地。每致其惑。於安平無事之日。若曰。風雨室壞。而納嫠婦。特倉卒中姑息耳。魯之

男子所以別嫌微者，非其道也。其絕之也宜。

詩

看取中庸數百言，惟於謹獨最居先。魯誇男子爲標置，我謂持循理合然。

貧賤則勵固窮之操，當鑒謝僑。

謝僑素貧，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飢食渴飲，人之常爾。一日之計不辦，而僑之子請以其書質錢，貧可知矣。僑寧餓死而不從，亦可謂固窮之異乎人者。

詩

去信猶勝去食難，質書那肯給朝飡。謝僑脫或從兒請，歿後身名作麼看。

富貴則防席勢之驕，當鑒房元齡、穆寧、柳玘。

房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陵人，於是乎集家誠。柳玘清直有父風，常恐子孫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死不可見祖先地下。於是乎集家訓。穆寧居家嚴，有四子，曰贊、曰質、曰員、曰賞，皆以行義顯。時人目之以珍味，如酪、酥、醞、酪、乳腐，亦家令之嚴。乃至此，唐正元閒，言家法者，惟韓、穆二家，卽韓休、穆寧也。

詩

世祿驕從氣體移，誰將禮樂問鋌基。儻嚴家法如三子，福汝孫孫無盡期。

右詩事所刊三十條。皆匹夫匹婦可與知可能行者。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前序所言。堯舜王季文王。皆極其至者。匹夫匹婦。如有一人之行。顯聞於世。皆能致身貴顯。如鄧禹李勣等之立大功。如孔融賈逵輩之爲名儒。如何曾謝安王吉數君子。致身宰輔。皆古賢人也。如王珪之母李氏。皇甫謐之叔母任氏。姜詩樂羊子之妻。皆古賢婦也。信史所傳。風馨可掬。若夫四維不張。六逆馴致。古人卓絕之行。不可及見。得見庸行者。斯可矣。庸行猶不及見。是不知有狼之仁。烏之哺。何容身於天地之間。集事詩鑒。姑爲擇善而從者。設勿謂今之俗。不能行古之道。其聞之也久。其漸之也深。童而習之。知古人有是事。雖不能盡倣古人所不可及之迹。仰事俯育。心所同然。稍有戾於名教。獨無愧於心乎。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此言何謂也。孟子之言。則孝悌忠信。可以無敵於天下。況一家乎。行之一家。則一鄉而準。行之一鄉。則一國而準。一國所化。天下化之。又非詩鑒之所能名也。蕭陽吏隱方昕景明書。



三十年四月五日
商務印書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補疏義經孝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陳敬衡 殷彥常)

G 五二五一上

終



6
1
232